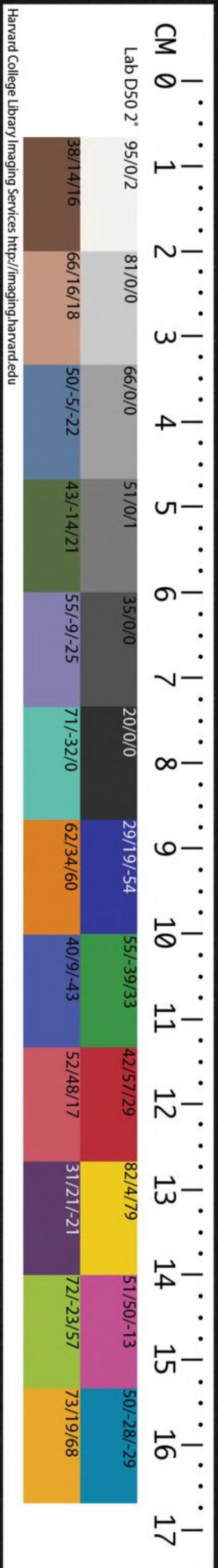


T2259.5  
4141

(1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唐質肅公介墓誌銘

文恭公三

珪

熙寧元年正月制以權三司使給事中唐公為參知政事明年三月遽寢疾不朝上遣太醫日夜視公疾四月乙未幸其第臨問公寢劇不能言上泫然出涕曰能復為朕起乎明日公薨乘輿復臨奠哭之慟廢朝二日贈禮部尚書其家上狀于太常而博士安壽議以公正而不阿剛而能斷請謚曰質肅既而判尚書都省司馬光與其屬一百五十有七人皆請如其議四年二月辛酉葬江陵龍山之東原前此其孤以余職在太史使人來京師求銘以納其墓中且余觀公之所以進所以黜其節皆有足以動後人蓋為序而銘之公諱介字子方其先晉昌人唐末避亂于餘杭自其祖始徙家江陵今為江陵人公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公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其為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天聖八年進士及第為鼎州





武陵尉又以爲岳州沅江令州民李氏鉅有貲吏數以事動之既不厭所求迺言其家歲殺人祠鬼會知州事孟合喜刻深悉捕繫李氏家無少長榜笞久莫伏以公治縣有能名命更詳之公按劾無它狀合怒以其事聞朝廷詔遣殿中侍御史方偕徙其獄于澧州已而不異公所劾其後州吏皆坐罪去偕以活死者得官公終不自言也改武康軍節度堆官知夔州奉節縣方陝西用兵詔舉三路知縣公用薦者得遷著作佐郎徙莫州任丘縣自契丹約和遣使往來歲不絕凡誅索百出驛吏比多破產而去公嘗坐驛門上戒曰自今非常所餽物一切毋得共有輒壞什器者執之必以法繇是過公境者無敢有所擾緣邊塘水夏秋害民田中人楊懷敏用事欲取縣西十一林之地以瀦漲水吏畏執不敢言公爲募丁夫自高陽築堤以障之至今以爲利丁光國太夫人憂服除以祕書丞知相州安陽縣徙通判德州河決商胡大爲河北患前宰相賈魏公鎮大名上深川圖請復河故道朝廷適遣使行視其地衆莫敢輒議公獨坐上抗言曰故道之堙久矣尚可復邪聽者皆

取然轉運使崔暉以庫帛配民而過估之公即移書安撫司曰河北仍年被水留民困不聊轉運使不爲之卹然則爲上存民者不在安撫司乎暉聞怒安其留牒不即下公終不從暉亦不能果行遷太常博士又徙通判廣信軍召爲監察御史裏行改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賜五品服內侍盧昭序造龍鳳車于啓聖院內出珠玉爲之飾公言太宗神御在啓聖不可慢况爲后宮奇靡之器哉帝趣令毀去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公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上前旣又請御史中丞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公獨爭之不可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求貶亦不報於是劾奏宰相并言諫官附會事其言無所避帝怒急召二府以其章示之公猶立殿上不去樞密副使梁適比公下殿即貶春州別駕明日改英州又明日罷宰相逐諫官當是之時公卿大夫莫不相顧自警勅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咨嗟稱詠而不能已公雖斥其名遂重於一時踰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復祕



善丞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又復殿中侍御史裏行知復州道改  
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 帝特遣內侍齎告勅賜之公至不以  
一語自明 帝曰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  
守矣公第頓首謝它日因對曰臣言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  
陛下願聽以言職辭乃以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開封府判官  
出知揚州賜三品服徙江東轉運使御史裏行吳中復上言公方  
正有守不宜久在外時文潞公復為宰相因奏曰唐某之疏臣事  
固多中初以貶太重而未得蒙顯擢宜復召用之止改戶部員外  
郎河東轉運使虜盜耕河西田而知麟州武戡謀築堡以限其侵  
地會虜兵猝至兵官皆戰歿既罷太原帥以權領帥事於是大發  
兵境上以張軍勢且戒邊吏毋得與互市虜數僭果遣人來願得  
更定封土實出公策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  
使遂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同提舉萬壽觀同詳定寬卹民力奉  
使契丹還進禮部郎中權發遣開封府事宜接天禧故事請增置  
諫員以廣言路又言比詔諸路監司薦舉人而多得文法小吏

無以裨盛化請令中書門下謹擇端良敦樸之士毋令與檢校者  
並進乃稱明詔凡內降子恩澤事不關中書此皆婦人女子甘言  
悲辭之託以亂聖德宜早抑絕之官禁嬪御賜予之費多 先朝  
時十數倍且日加無窮亦當有所損減充國公主夜開皇城門昔  
漢光武出獵還從中東門入明日貶中東門候蓋宮門之禁以備  
非常今公主所過內外宮殿門主吏宜重劾罪以聞夫賞罰不可  
私於人孫沔呂溱前坐縱侈不法而皆過貸之若爾在下者恐未  
易懲也天下刺配人日益蕃至死不得赦在律則不然可量所犯  
輕而數更赦者聽自便庶幾廣 上恩仍令有司更議刺配法  
帝多開納之會御史中丞言宰相宰相方就第待罪御史中丞輒  
自去官號召不出公乃與臺諫官連章請辨是非既黜御史中丞  
公亦自請外廼以知荆南知門下封駁事何知封還所下勅未幾  
又論新除樞密副使不當進其事久不決公論列不已卒罷新樞  
密副使出公知洪州翰林學士胡宿等七人皆上書願留公不可  
得明年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英宗即位遷吏部郎



中以樞密直學士徙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召為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理檢使 英宗面諭曰卿在 先朝有直聲今出自  
朕選非繇左右言也公曰臣無狀蒙 陛下過聽臣竊思自昔欲  
治之主亦非求絕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 祖宗之遺德  
餘烈在人耳目固未遠願 陛下攬已成之業以為鑒收詳慮之  
策以為知則天下不勝蒙福居數月又以為竟圖閣學士河東路  
經略安撫使知太原府初代州尋嵐軍虜騎時入鈔邊公則大合  
諸將兵盡敵之使遠去毀虜所置保寨西戎寇大順城環慶路檄  
出兵以牽制賊執公曰虜人入一方願自可支若此道遠出兵必  
生一患息也公在太原三年常戒邊吏務從容持重毋得輕  
出兵故終公之去塞下無少事 今天子嗣位遷給事中權三司  
使罷京師增官屋後汴河漕舟以轉江湖之粟其與政事議  
諭益有所感發 上或以某事為是公輒曰非進退天下士大夫  
皆直言其可不不避怨不立恩其 上欲親祠南郊議者或以  
居喪為不可 上未知其所從以問大臣公對曰古者 天子諒

闇之禮與下不同况郊有定歲其可以卑而廢尊及下議兩制莫  
不如其言公天資剛直其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於 朝廷  
亦未嘗言其為政則寬靜而有體位顯矣奉養猶若平素時始公  
薨 上至其家見畫像不類公即命中使取禁中舊傳本賜其家  
素見重如此享年六十曾祖諱仁恭贈太子太保妣盛氏追封英  
國太夫人祖諱渭贈太子太傅妣夏侯氏追封崇國太夫人父諱  
拱贈太子太師妣二崔氏追封嘉光二國太夫人娶楊氏封京兆  
郡夫人正家有賢德五男子淑問殿中丞監察御史襄行義問大  
理評事待問早卒嘉問之間並太常寺太祝二女子以歸淮南轉  
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温衛尉寺丞王泰六孫男子懋太常寺奉禮  
郎愿怒意愚並祕書省校書郎憑未仕銘曰

唐初晉昌

晚徙于荆

代雖繼食

未侈厥聲

有聲渾鏗

實公自發

其瀉有來

公發莫遏

凡位在下

難見節義

公獨嶄嶄

言駭眾視

誰薦諸朝

行御史中

以卑犯顏

萬死不容

絲天子明

卒起荒陋

歷凌阻夷

豈不一守



迺貳政事 其心益丹 天子曰可 公曰未安 進退賢否  
不問黨讎 人莫我私 我德不求 誰其中止 猶未大施  
帝心念公 趣駕再之 既見公象 曾莫公及 出圖殿中  
疑若廷立 其孰公如 譽榮初終 葬豈云遠 祖考是從  
南望章華 左雲右夢 公名不亡 萬世之重

邵安簡公充墓誌銘

文恭公王

珪

公諱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時已能日誦書五千  
言其為賦詩縱豪自鄉里先生見皆驚偉之兩試進士于開封府  
皆誤用韻賦中然而有司考其文皆第一也范文正公舉充賢良  
方正科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既試秘閣獨得公一人及試崇政  
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有欲中傷宰相者廼密言公與之連姻  
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宰相張士遜娶馮氏子娶邵氏邵  
偶與公同姓爾宰相既不能自辨公亦無言而去趙元昊反兵出  
數不利於是詔求方略之士公以為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

知戰而所擇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又老而得至長一軍詎能  
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  
形矣進康定兵說十篇上之又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元  
憲公出守事一以屬公民稅舊移輸於陳蔡轉運使欲覆析緡錢  
而加取之公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今仍歲水旱而加取于民不  
亦重困乎事廼止入為國子監直講歷光祿大理寺丞館閣校勘  
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下有司議立陵廟禁樂京師一月公累  
疏論之遂弛樂亦不立陵同判吏部南曹改太子中允 仁宗皇  
帝嘗問未立公以為國之外患在夷狄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  
使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昔漢文帝入繼  
之年未立后先立子蓋所以定大本銷禍原也於是集漢以來系  
承龍表之迹上興亡譜論十卷俄丁母憂願還一官以追封其母朝  
廷許之封其母孝感縣太君服除再以為太子中允公固辭除集  
賢校理判登聞鼓院為羣牧判官賜五品服權開封府推官徙提



點府界諸縣鎮公事比有放火者一不獲則主吏皆坐罪民或自  
焚其所居欲以中吏公請自今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得勿坐已  
而火亦息又爲開封府判官府吏馬遷馬清者素狡獪人憚其能  
動事號二馬公遽迹其姦狀而遠竄之爲三司度支判官接伴契  
丹賀乾元節使既至德清軍會 仁宗上僊有欲卻之者又欲其  
至國門而去議未決公言不若令奉國書置樞前因使得見 上  
以安遠人心詔從公言其年遂使契丹治平二年爲穎王府翊善  
直史館同判司農寺 英宗召對羣玉殿訪以當世治務之要謂  
公曰學士真國器也明日見宰相其言亦如此累遷祠部員外郎  
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嘗言 陛下初政欲治天下必自正  
家始 今皇子授室願於古昏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  
之尊以屈人倫之序帝深納之 今上在潛邸一日自禁中還道  
帝語曰以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爲諫官矣即爲公頓首謝公欲辭  
不獲授知制誥知諫院賜三品服公曰夫進諫之匪難而言從事  
施之爲難今言者關於事情未必欲其言之行徒自要名譽而去

願於 上何補哉決不敢爲此也繇是公數言無不從 今上爲  
皇太子兼太子右庶子及即位以爲龍圖閣直學士兵部員外郎  
同知禮部貢舉又嘗言殿前都虞候竇舜卿親連樞臣不可使典  
禁衛簽善樞密院事郭達材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時御史中丞  
王陶彈宰相外朝不立班參知政事具奎反劾陶曰者陰陽不和  
實繇陶所致 上令陶與翰林學士司馬光兩易之而奎輒拍手  
詔爲內批留三日不下公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  
由執政而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且 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何  
以令天下 上怒遂罷奎參知政事益眷公深以樞密直學士知  
樞密院事公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親閱之至于反覆人或以  
公曰決是非於須臾爾初雖勞後廼省也籍里間惡少年與  
吏之廢傳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聞訟爲之衰止府號難治而  
易以毀上多得民所譽公而稱之未幾爲 英宗山陵頓遞使甫  
還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會种諤以兵取綏州又橫山部落思  
內附遽欲招來之西人怨漢深乃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拒詔使境



上朝廷命大臣欲行西討公曰方天下財力屈未可以用兵宜且諭以邊臣過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名既而諒祚死其子執送殺楊定者李文貴來請復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公復曰苟得之則可不然徒沮傷威命非冊之得也果如公所料公雖蒙上知然論事與時多不合又言者間以傷公迺引疾辭位累詔不許迫祠南郊既竣又以辭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罷知越州上即遣使就第所以存勞之良厚徙鄭州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材木免民破產之患增築湖河堤爲石撻節水以澆城中歲省科民捷薪數百萬又徙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鄆衣冠之聚也自倅車幕府丞掾令尉皆其子弟待歲月以相承事至不敢發民不勝其患會有索息錢以折取民產者公亟以法外繩之諸族稍戢熙寧五年春上過東宮邈然思舊臣特遷禮部侍郎又徙亳州上嘗遣內侍馮宗道諭公將復用而公疾作纔五日而終享年六十一初奏公疾勅太醫馳視既發而公至上聞傷之不勝輟視朝一日特將幣牢以致祭贈吏部尚書

謚安簡錄遺之恩加于典外公始以羈孤自援及歷事三朝位二府顯矣其爲人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爲治恕以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旁皇溫雅時臺閣聞人蓋有所不及少歷難塵及貴盛始終無少易祿賜多以調宗族其終家亡以歸上爲治大第里中所著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熙寧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終明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潤州丹陽縣上德鄉耿崗原曾祖諱勳贈太子太保妣諸葛氏追封安定郡太夫人祖諱遇贈太子太傅妣湯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繼湯氏追封咸寧郡太夫人考諱餘贈太師妣劉氏追封建安郡太夫人娶晉陵疆氏封丹陽郡夫人前公立子男二人壘祕書省校書郎鯤太常寺太祝女二人純適大理寺檢法官太常寺奉禮郎葛奉世談適楚州淮陰縣尉許安石孫男一人縉將作監主簿予少遇公於江湖之上其後入朝與公游蓋嘗聞平生之言今公子以治命屬予名予雖久不爲文尚能爲公銘銘曰

公起江湖

課硯環竒

竭來京師

聲發駸駸

迺敢論兵



其辭天放 孰不公聞 國器之望 公從東朝 左右道德  
大明朝升 萬物下飾 公於此時 進止雍雍 有謀有猷  
天子是從 帝曰汝來 其輔予政 筦于樞兵 翟莫阻命  
公雖在藩 曷止予慕 尚與公還 公卒不顧 公喪東歸  
灑以御觴 其贈伊何 尚書之章 山之嶢嶢 水之滔滔  
公歸河之 帝思是勞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十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二

薛簡肅公奎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脩

明道二年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 天  
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  
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  
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  
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  
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邈邈而仲  
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  
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  
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  
而以公貴初 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用罷公  
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頽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  
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



今天子參政事，凡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陝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蒲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蒲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取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同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發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拔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一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二百萬，征筭之行者二十萬，數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因圖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曰：「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頌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



事破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  
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大都會  
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寬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  
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上  
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  
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  
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媿輒不食家人笑其何  
必若此公曰吾斬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  
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問已  
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上亟  
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  
端其必不動不且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  
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  
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  
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太后崩

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  
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后  
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后娶趙氏今封  
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  
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  
辰早亡次適盧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  
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其夫人祖妣某氏其夫人  
妣某氏其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  
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養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  
某月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  
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  
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以國為姓 其后河東 隋唐最盛 公世載德  
寔河東人 必大其門 太師之云 公之從事 以難為易  
參于大政 不撓不牽 屢決大議 有言炳然 公不為相



告病還家 贈賻之榮 尚書是加 公有敏德 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 有司之謚 事告之史 謚傳子孫 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程文簡公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嘉祐元年閏二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  
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  
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  
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  
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  
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后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  
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  
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

趙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奉服勤悴字高第為泰寧軍節度使  
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左藏庫天禧中詔奉使  
復行召試直集賢院 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  
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忌  
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  
遣使通書公遠以札折之乃已史官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  
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  
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  
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  
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 上與大臣皆以之小故  
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  
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  
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  
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僚吏



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遨嬉盛天下公先戒  
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眾既而大宴五門城中  
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  
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  
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  
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袖子者署官屬吏卒來徒百  
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  
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  
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  
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  
至於亂也使者視蜀既無事又得老父語還白於是 上益以公  
為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  
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  
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  
一日火哉乃建元此殆天災也不宜以一罪人 上為緩其獄故卒

得無死者凡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  
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李士復知開封府  
明年為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  
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  
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所免惟修德政而已乃  
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 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  
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為黨又公獨為  
上開說明其誣枉 上意解而後已公為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  
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  
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  
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 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  
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與官者  
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 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  
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



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迂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來城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无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而亮祚雖幼君臣和三將元昊志雖欲有為必无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府前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為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

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寔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受罕得其驩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

志於不奪

不學而剛

有摧必折

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

公在政事

有謬其言

直雖不容

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

公位將相

豈無謀謨

胡不以訪

老于藩輔

白首猶壯

公雖在外

邦國之完

奄其不存

士夫曷望

吉卜之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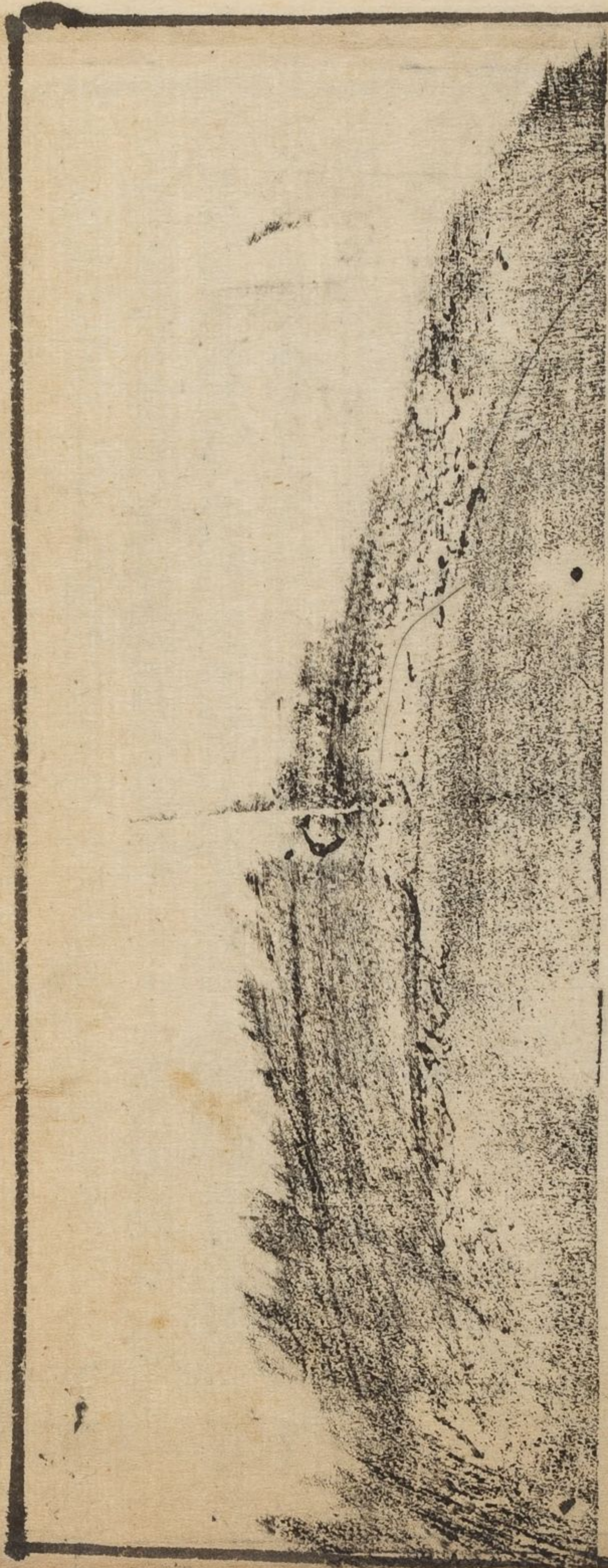
兆此新岡

推其休聲

愈遠弥長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楊諫議借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慶曆八年秋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  
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宴勞賜以不拜  
公鄉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  
為榮於國家計為可惜其明年九月某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  
示其子忱慤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  
恩大義也今臣借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 陛  
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 陛下用臣言  
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慤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  
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 天子曰此  
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種放學問為文  
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  
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卒



衆違約三邊皆警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  
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  
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言元  
吳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  
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身竦經略陝西請益置  
士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虞敗事則欲以  
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  
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  
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  
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爲爲書馳  
造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具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  
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  
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勅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  
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方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  
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就

皆此類也公身爲御史 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  
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壻爲  
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  
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  
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弟以上  
書言事 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  
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  
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板五州  
所至皆有能績爲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  
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諱偕字次公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  
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  
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營平洛鄉  
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立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  
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嘗與公爭



議于朝者而且未有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為可信者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 其來有始 赤泉侯功 與漢俱起 震官太尉

四世以公 於陵正直 僕射于唐 師復理卿 振左拾遺

文蔚獲嘉 其後益衰 避亂中州 曾祖始南 祖屈偽邦

令于烏江 又適南粵 皇考是生 晦顯有時 發于皇明

在考司馬 始仕妨州 遂家中部 道德之優 司馬四子

惟公克大 非徒大之 又將長之 世有官族 孰無繫譜

或絕於微 或亡其序 不絕不亡 由屢有人 誰如楊世

愈久而審 次第弗迷 昭穆綿聯 公其歸此 安千萬年

謝學士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為十族謝其一也其

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營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客諱濤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入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元年四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即以前年八月得州之西南其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初娶夏侯氏先卒公卒以紉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位退則歎曰初賓客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常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十五起家試秘書省校書郎復卒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穎州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秘



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壘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无所諱與修一真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无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禁物民間非所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有司多求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為號令數變則虧國躰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發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二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

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為人肅然自脩平居温二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不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躰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既以文知名至於為政无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李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奉而中第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李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无為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隼其方之物價差為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无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无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糾以安毋至公為之選而隼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猶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為本州遂无事先時有妖僞者以偽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為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



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余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  
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破公議  
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李舍皆未就而  
卒始公來鄧食其廬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為之制服其  
治衣櫛纓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廬无餘粟家  
无餘貲入哭其堂樅无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一如也自少  
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為甚異此始終大節也銘  
曰

壽吾不知 命繫其偶 不俾其隆 安歸其咎 惟忠之明  
惟仁之茂 惟力之爲 而公之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張文定公方平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  
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  
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  
一日無士而 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數細德之  
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元是大  
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非  
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  
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  
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  
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 太宗嘗  
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  
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



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  
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穆氏追封譙國太夫人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李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  
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  
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  
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芻蕘  
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  
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燥書求大名以  
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  
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  
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  
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  
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无名吏士不直其  
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  
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

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  
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為邊城千里我分而  
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  
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  
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  
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  
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  
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 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  
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 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  
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  
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棟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  
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  
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  
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為寇自是民力大困  
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



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  
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  
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  
用兵蓋六年矣上既益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收休息虜中  
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  
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  
信開其自新之道申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  
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  
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  
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告人知制誥使契丹戎  
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公  
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  
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按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  
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謂之兼史館修撰

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發不脩明以屬公於是繁  
然復完權知開封府事至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  
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拜  
翰林李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  
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  
納元昊故為答書曰元昊若盡知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  
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  
小恙失父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  
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  
斷招懷之理矣是一卒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  
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  
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為  
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  
言至於宮妾官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  
詞嶮語為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



言曉諭李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乎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至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能以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李上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生辦蓋自公始前使王拱辰請權河北監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監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監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許願以監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監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夫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監貴虜監益售是為我斂死心而虜獲福矣虜監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監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友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臚宮成奉安三

聖像富遣兩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苞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王諫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丞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坐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隋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勛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



既窘則改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  
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  
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  
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  
輕儉之人布之言路違道于譽利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  
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  
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  
心體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 上益異之書文  
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曰朕之闕  
失國之姦蠹朝之儉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  
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儉而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  
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  
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  
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  
孝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

一夢服除以舊職還朝流內銓建言畿內務重非所以示天下  
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公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  
發兵討賊而副摠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  
公力詞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  
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  
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說之昇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  
夷有印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言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  
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築城日夜不得  
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  
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  
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  
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  
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印部川曰寇來吾自  
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  
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印部州之譯人始為此謀者



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  
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  
罷蜀橫賊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公初主計京  
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  
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  
形勢足恃也將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  
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  
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  
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  
富弼讀公奏上前畫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大息稱善  
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  
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  
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幾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遣吏部侍郎復  
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在  
汴方騎借閱七馬築堡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

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  
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  
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  
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  
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  
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  
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過都留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辭論天  
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  
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  
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  
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  
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上不覺  
前帝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而不然聞  
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  
請用郭達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



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  
召公見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  
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上力疾書  
以付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  
公曰 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 上曰奉先可損乎  
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 上歎曰是吾心也公  
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  
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  
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 上欲罷奎公適對 上曰奎罷  
當以卿代公力辭 上曰卿歷三朝無所何附左右莫為先容可  
謂獨立傑出矣 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又在告意  
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 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  
以全始終之分 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  
謂 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 上  
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

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罷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  
用從之面命公為參知政事以親疾辭 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  
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  
出 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欽曾公  
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 上歎息  
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  
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  
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  
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  
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  
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  
覆舟自焚之憂 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  
行矣 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  
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滿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  
奏之 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學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



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與利長史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今歸與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東賊亂天下趙彘以孤城力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一婦不立支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 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執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長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賞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 太

祖之世邊鄙不從尊天下安樂及 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皆擾而 朝廷始肝食矣 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 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峻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 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 上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使使蕭禧來 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吏士驕墮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置酒殿盧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點虜額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 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



上輒迂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至以河東疆事為辭  
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扈一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  
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沫葉上之  
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詣樞  
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曰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  
檄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 官使進對禮秩凡  
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 上數欲發易汴渠  
公曰此 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艱兵安所仰食則朝  
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菽  
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船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  
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  
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真言公上  
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為恐懷聖上皆優容之求去俞力 上曰  
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  
交惡但欲歸老耳 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

判應天府 上曰 朕初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  
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  
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  
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懷不敢仰視師  
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若后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吐氣俗與諸夷不類  
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也  
曰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  
知蠻事者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法既弛高坊場河渡司農又  
并祠廟鬻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  
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大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  
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 上震怒批出口慢神辱國無  
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 上論事  
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為反復深言曰老臣且死見 先帝地下  
有以藉口矣 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恩其言公請老不已拜



東太一宮使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  
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  
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使南院章四上  
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  
二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 太皇太后對輔臣嗟  
歎其中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詔有司議謚曰文  
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  
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  
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  
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  
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  
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  
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雅無以加焉西  
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  
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

謀而高軌與第輯以是皆得出入門下 軾嘗論以  
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  
章祇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  
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  
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至今公其庶幾乎焉乎士不以天下  
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  
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問  
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  
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  
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不  
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  
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皆即  
日擢用及貝州軍叛 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爲將而



具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  
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  
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  
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日凜然如平正之星墮  
于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  
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曲其子恕使以王輦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 士貴其身 維人求我 匪我求人 秦漢以來  
士賤君肆 區區僕臣 以得為喜 功利之趨 謗毀是逃  
我觀其身 夏畦之勞 紛紜叢脞 千載一律 帝閔下俗  
異人乃出 是生我公 龍章鳳姿 翔于平甸 世挽留之  
浩然直前 有礙則止 放為江河 匯為沼沚 穆穆三聖  
如天如淵 前席惟誼 見黯必冠 豈不用公 道與不契  
出其緒餘 則已驚世 公之所能 我不敢知 弄風  
與于曼期 噫天何所 復生此傑 我作名詩 以告王國

新傳琬琰之作亦卷二十二



